

一生的珍爱 2010

亦舒·我一生的珍爱

同门

中國婦女出版社

同仁

中国妇女出版社

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1-2010-040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同门 /（加）亦舒著．—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0.3

ISBN 978-7-80203-958-2

I. ①同… II. ①亦… III. ①中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2111 号

同 门

著 者：亦 舒

从书策划：钱 丽

责任编辑：贾秀娟 钱 丽

绘 图：猪 蹄

装帧设计：荀冠虹

出 版：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100010

电 话：（010）65133160（发行部） 65133161（邮购）

网 址：www.womenbooks.com.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35×210 1/32

印 张：7.125

字 数：89 千字

版 次：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ISBN 978-7-80203-958-2

定 价：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发行部联系）



1949，巴黎的蓬东广场，一个穿着名贵西装，看上去踌躇满志的中年男子自丽池酒店大门走出来等车。

他一眼就看到对面马路有一个美女自时装店出来。

凭他的生活经验，一公里外都嗅得出谁是美人，谁不是。

这个年轻女子秀发如云，穿淡蓝色香奈儿套装，身材苗条，胳膊是胳膊，腰是腰，一双长腿在短裙下显露尽本钱。

谁，这是谁家的禁脔？长相这样姣好的年轻女子怎可能名花无主。

来接他的车子已经驶近，可是他仍然贪婪地看着她，等她转过脸来。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群吉卜赛流浪儿从街角走出来接近她。

中年男子立刻在心中嚷：糟糕。

果然，那三四个衣衫褴褛的孩子走近她，伸手向她讨钱。

她两只手都挽着购物袋，手袋挂在肩上，一时手足无措。其中一



东野
我一生的珍爱

个小流氓欺侮她落了单，索性去抢她的手袋，并擅自打开，准备捞钱。

中年男子忽然见义勇为，扑到马路对面，大声吆喝，赶走流浪儿。

那群吉卜赛流浪儿不甘心，朝男子身上扔香蕉皮，终于还是拔脚逃走，无影，来与去，都像一阵风。

他用英语问那女子：“没有事吧，可有损失？”

一边蹲下，帮那女子拾起地上的名店购物袋。

他轻轻说：“一个人出来购物，需当心呢。”

他的司机大声叫他，他只是不理。

女子抬起头来，他看到她五官，呆住。

他女朋友出名得多，自诩识尽华裔美女，可是他还没有见过这样精致的面孔，如此水灵的大眼。

他鼻子闻到一阵甜香，好色的他略觉晕眩。

女子伸手替他扫一扫肩上遗留的香蕉皮，说法语：“谢谢，非常感谢。”

她自他手中接过袋子。

他不愿放她走：“小姐，贵姓，可否喝杯咖啡？”

她扬起头，那晶莹的皮肤在夕阳下像是半透明。他第一次了解到秀色可餐这句话，光是看，手不动，也是享受。

只听得她说：“我的车子来了。”

他帮她拉开车门：“小姐，可以再见个面吗？”

她微微笑，不回答。上了车，关上车门，车子绝尘而去，留下他惆怅地站在街上。

这时，他的司机气呼呼过马路来。

他问司机：“她是谁？她可是住在丽池酒店？”

司机顿足：“刘先生，你的钱包！”

他骤然苏醒，伸手去摸胸前荷包，立刻发觉外套里袋里的大叠现款、腕上的金表，以及裤袋里买来送女友的一枚粉红钻戒，全部失踪。

“噫。”他失声。

最重要的倒不是这些，最要紧的是一份合作建议书，他一直亲自带在身边，预备今晚见到那帮越南人时递上。是他的家属打算到胡志明市投资，费尽九牛五虎之力，总算搭到门路与越南人开会，不料遭到扒手光顾。

前后不过三分钟时间。

司机说：“刘先生，我已大声叫你注意。”

“你为什么不过来拆穿她？”

司机不敢出声。

大家在这地头上找生活，坏人衣食，怕有麻烦。

中年男子立刻回酒店去叫助手取合约副本。

他一边烦，一边对那双水灵的大眼怀念不已。

她会是小偷？

只要她说一句话，他自动剥下衣服送上所有都可以。

那刘姓商人的灵魂并没有归位。

那女子上车了，立刻脱掉假发，换了衣服，卸妆，完全换了个样子，现在，她看上去像个女学生。



苏舒
我一生的珍爱

司机笑笑说：“马到成功。”

她答：“托赖。”

她把从那男人身上捞来的东西摊开查看。

将美金及法郎塞进裤袋，看一看那枚心型足有拇指甲大的粉红钻戒：“找尚彼埃脱手。”交给司机。

司机转过头来接过。

呵，原来她也是个年轻女子，比伙伴还要小几岁，一脸稚气。

“文件可得手？”

“在这里。”

当下她将车子驶入横街一间车行内，两人一齐下车。自然有人接应，把一辆深色小房车交给她们。

两个人随即到和平露天咖啡座去。

在灰紫色天空下，她们分两张桌子坐下。

有人过来笑说：“金瓶，你早。”

金瓶正是那叫异性晕陶陶的美女，她说：“太阳都下山了，还早呢。”

那人是一个中年女子，交一个信封给她，“你妈妈叫我给你。”

金瓶把信封放进手袋，把扒来的文件交给对方。

“你不点一点数目？”

“章阿姨，我不信你还信谁。”

那章阿姨亲昵地吻金瓶脸颊，然后离场。

金瓶喝完咖啡，轻轻站起来，尽管已经抹净化妆，换上白衬衫卡

其裤，但她美好身段仍然吸引了男人的目光。

一辆摩托车啪啪声兜过来停下，她踏上去，戴上头盔，双臂抱紧司机的腰身，脸靠在他背上。

司机把车驶往右岸。

一路他问：“玉露呢？”

金瓶简单地回答：“到补习社去了。”

司机说：“我们回家去吧。”

金瓶忽然无限缠绵地说：“说你爱我。”

“我要左转了，扶紧。”

夜深了，那个姓刘的生意人在旅馆酒吧喝闷酒。

半晌，他的助手来了，面如死灰。

刘氏无比恼怒说：“我真不明白，一切条件已经谈妥，就待签字，怎么会在最后关头悔约，越南人太不可测。”

那助手轻轻说：“有人出的条件比我们更好。”

“人家不可能知道我们出价高低。”

“我刚才打听到，有人在我们签约前半小时提出更佳条款作为比较，对我方秘密了如指掌，终于得到了那笔生意。”

刘氏像遭雷劈中似张大了嘴：“黎胖子！”

“对，是那个扒手。”

“你完全不懂，那扒手要我的合约何用？”

“卖钱。”

“幕后主使绝对是黎胖子，我同这个人势不两立，回去我要叫他



苏. 苏.
我一生的珍爱

好看。”

“刘先生，我真不明白，你千年道行，怎么会叫一个扒手得手？”
他不出声。

“听说是美人计？”

他仍然紧闭双唇。

“刘先生，你身边全是拔尖美女，照说，这一招对你来说，最是无效。”

老刘仍然沉默。

这是他的奇耻大辱，他以后都不会再提这件事。

他正在沉思，回去，怎样向老父交待签约失败这件事。

那边，摩托车在一幢老式公寓房子前停住。

铁闸内是一座天井，有一株老橙树，正开花，尚未到结果季节，独有香味，甜畅心扉。

金瓶走上楼去淋浴更衣。

她一贯用极烫的热水，双肩淋得通红才肯罢手，像是想洗掉极难除去的污垢一样。

披着浴袍，她喝下大瓶冰冻啤酒。

忽然听得身后有人讥笑：“一点仪态也没有。”

金瓶不用回头也知道这是谁。

“你几时回来的？”

“法语老师说我仍有右岸口音，全得改过来。”

金瓶也承认：“是，我俩的法语确实不及英语好。”

“师兄呢？”

“出去了。”

“连你都留不住他？”玉露的语气十分讽刺。

金瓶到底大几岁，微笑地答：“我算老几，不过同门学艺，他干什么要听我的。”

这时，女佣敲门进来：“师傅叫你们。”

金瓶答：“马上来。”

她立刻更衣，玉露亦不敢怠慢，马上收敛起笑脸。

师傅就住在她们楼上。

她俩走出公寓门，自公共楼梯走上去。

佣人斟出咖啡。

一面黑纱屏风后有张金黄色缎面的贵妃榻，师傅坐在那里由人做按摩。她用手招她们过去，她手上不分季节，不管室内室外都戴着手套。

“章阿姨称赞你们呢。”

“是长辈过奖。”

金瓶把那只装有酬劳的信封轻轻放在茶几上。

师傅嗯了一声。

金瓶走近一点。

黑纱屏风是古董，上面绣着栩栩如生的昆虫，一只青绿色的螳螂正欲捕蝉，一只黄雀全神贯注在后边瞪着它。

只听得师傅说：“金瓶，你有黑眼圈，可是疲倦，抑或心中渴望



什么？”

“我是有点焦虑。”

“可要度假？”

“我有话想说。”

“好，你说。”

金瓶像是考虑怎样开口。

玉露诧异：师姐想说什么呢？她何来胆子，居然与师傅对话。

师傅转了一个姿势，好让按摩师捏她腰部。

黄色缎子上织出一只只小小精致的蜜蜂，那是拿破仑的皇室标志。

终于金瓶这样说：“一向以来，我们都不知道信封里是什么。”

师傅语气一点也没有变，她这样答：“你想知道？那不过是一张银行本票，用来支付灯油火蜡，你们的学费及生活费，病了看医生，近视配眼镜，牙齿不齐配牙箍，还有，订购时装，缴付房租。”

真的，这笔开销，长年累月，非同小可。

师傅感喟：“把你们三个带得这么大了，不惜功本，乘飞机从来不搭经济舱，暑假送到瑞士学烹饪，冬季在阿士本滑雪，春假到罗华谷看酿酒，感恩节往黄石公园露营，请问，有何不妥？”

“我们——”

“你只是代表你自己，别用‘我们’这两个字，你师弟师妹不一定有什么不满。”

金瓶终于说：“外边都采用经纪人制度了。”

师傅在屏风后坐直了，声音仍然不愠不火：“你想怎样？”

“师傅，得来的酬劳，你不如抽百分之三十或四十金，余者让我们平分吧。”

“你可与师弟谈过这个问题？”

“有，他知道赵氏门生都采取这种合作方式，他们管理方式十分现代，收入都摊开来分配。”

“你对我这种家长式经营表示不满？”

金瓶轻轻说：“这一行渐渐式微，很难有新人入行，玉露也许是最后一个，我不打算收徒，无人养老，总得为自己打算。”

玉露屏息，说得虽然是事实，但是语气不甚客气。

“你已有离心，羽翼已成，打算自立门户，可是这样？”

金瓶这时也十分佩服师傅，听到徒儿提出这样的要求，她的声音仍然不愠不火。

金瓶说：“我一向敬佩师傅。”

师傅给她接过去：“只是时代已变。”

忽然之间，师傅徒弟一齐笑出来。

“你几岁开始跟师傅找生活？”

“五岁，我在浦东出生。”

“你为何流落街头？”

金瓶的声音无悲也无喜，她据实答：“生父把我寄养在一名亲戚家中，他随即失踪，一年多不付生活费。亲戚一日带我逛街，转头失去踪影，叫我流落街头。”

“没想到你还记得。”



金瓶说：“我记得很清楚，肚子饿身体脏，头上有巴掌大的癰疮，一直流脓，乳齿因营养不良逐颗落下。”

玉露还是第一次听到平日既美又骄的师姐的故事，不禁惊骇。她扶着一张椅子，慢慢坐下。

金瓶仍然笔直地站在师傅面前。

“后来呢？”

金瓶知道师傅用意。

“后来师傅把我自乞丐头子手中领了去，把我洗干净，让我上学，教我手艺。”

“对，十五年之后，你反客为主，叫我抽百分之三十佣金。”

“师傅，我已经为你工作了十五年。”

“金瓶，我不想多讲，新式合作方式不适合我。你要不照老规矩，要不离开这里去自立门户。”

她一口拒绝。

金瓶低下头。

“你尽管试试看。”

“秦聪会跟我一起走。”

师傅放下咖啡杯：“爱走的，立刻可以走，不必等到明天。”

这种管理手法，其实十分现代，谁要走，尽管走，恕不挽留。公司至多结业，绝对不威胁。

“玉露，你留下来，我有事给你做。”

金瓶一个人走出师傅的书房。

秦聪坐在栏杆上等她。

英俊的他穿着蓝布裤白衬衫，看到师姐灰头土脸地出来，微微笑。

“一看你那晦气样，就知道谈判失败。”

金瓶不出声，坐在石阶上。

秦聪移到她身边。

“现在，师傅知道你已经有了离心。”

“她一直知道我的想法。”

“你真舍得走？”

“我总得为自己着想。”

“你哪里有师傅的关系网络。”

“可以慢慢来。”

秦聪摇摇头：“此心不息。”

“我要是走的话，你跟不跟我来？”

秦聪笑笑，不答。

稍后他说：“我一直记得师傅是我救命恩人。”

金瓶知道秦聪并不姓秦，他是华人与菲律宾女子所生，孤儿院长大。金瓶在八岁那年才见到师傅把他领回家，当时秦聪已经高大。

秦聪笑：“那年我们住在香港缆车径，记得那个地方吗？”

“记得。第一次吃果仁巧克力，以为果仁是核，吐到地上。”

“那时你已是小美人。”

“美，美在何处？皮肤上老茧在医生悉心照料下一块块褪下，露出新肉，像个怪物。”



“可是你的十指在我们三人之中最灵活。”

金瓶举起那十只尖尖的手指笑了。

“何必离开师傅，我打算送她归老。”

“我却想结婚生子，过正常人生活。”

“金瓶，别奢望，你我本是社会渣滓，应当庆幸侥幸存活。”

“秦聪，我不如你乐天知命。”

秦聪吻她的手。

金瓶忽然轻轻说：“秦聪，说你爱我。”

他们背后传来嗤一声笑。

秦聪转过身去：“过来，小露。”

“师傅叫我们去伦敦工作。”

“几时出发？”

“后日。”

玉露坐到秦聪的膝上。

三个孤儿，类似的命运，大家都是混血儿。

金瓶有高加索血统，皮肤雪白，大眼有蓝色的影子；秦聪黝黑，似南欧人；小露啊，她来自越南的孤儿院，她有一头卷发。

金瓶站起来：“我累了。”

“去休息吧。”

橙花香更加馥郁，当中夹杂着一股略为辛辣的香味。金瓶知道师傅正在吸烟，她老怨身子痛，一吸就好。今午，那姓刘的商人闻到的，也正是这种烟。

她走进寝室和衣躺下。

真是，生活得像千金小姐一样，夫复何求。

许多行家，还得在人潮里，逐只荷包扒，里边或许只十元八块，弄得不好，还会被抓住打一顿。

枕着雪白羽绒枕头，回忆纷沓。

金瓶怎么会认识那帮吉卜赛流浪儿？她也曾是他们一份子。

几岁就出来混：“先生，买枝花，先生，买枝花给你漂亮的女朋友吧。”不到一刻，事主的背囊腰包已被锋利的小刀片割烂，财物全失。

一日，她照常在火车站找生活，忽然警察队伍扫荡扒手，不到片刻，已有二三十名扒手落网，垂头丧气，被押解上猪龙车。

其中包括她那帮的乞丐头子在内。

小小女孩落了单。

站在她不远处，有几个大人在看热闹，他们衣着光鲜，分明是来消费的游客。

两男一女，一个胖一个瘦。胖的比较老，瘦的年轻，那女子约二十多岁年纪，一张脸漂亮得像画出来的一样。她穿的大衣，镶有一条皮草领子，每当她说话，呼出气来，那银灰色长毛就微微拂动，好看煞人。

金瓶轻轻走过去。

老丐说过，倘若失散，先设法吃饱，然后混在人群中，在火车站附近等大队。时时跟在大人身边，佯装是人家的孩子，到了天黑，要藏身隐蔽的地方。



金瓶缓缓伸手进那件有毛领子的大衣口袋。

电光火石间，她的手已被人抓住。

她听到一阵笑声：“唷，大水冲倒龙王庙，鲁班门前弄大斧，孔夫子跟前卖文章。”

那美貌女子无比诧异，蹲下身子，细细打量金瓶。

这时胖子已放开金瓶的手：“走，走。”他赶她。

金瓶像是知道生命在那一刹那会有转机，小小的她站定了不动。

那女子轻轻说：“把手表还给我。”

金瓶乖乖把手表还给她，那女子用戴着手套的手接过。她一看扒去又归还的手表，皮带口整齐地割断，手脚非常伶俐，如果这小小孩童一得手就走，不再贪婪，早已得手。

这就笑坏江湖手足了。

这时那两个男子也十分讶异。

胖子一手抱起金瓶，走上一部黑色大房车，关上车门。

“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师傅是什么人，家住什么地方？”

金瓶一言不发。

女子轻轻捏她的面颊，金瓶吐出一块小小刀片。

“多问无用，”女子微笑，“她的手艺早已胜过她师傅。”

瘦子问：“你有什么主意？”

女子看着金瓶：“你的手那么巧，跟着我找生活如何？”

胖子不出声。

瘦的那个不以为然：“七叔那两个孩子是可造之才，求了你那么久，